

屈原詩歌新譯



屈原诗歌新译

宗九奇

江西人民出版社

屈原诗歌新译

宗九奇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 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 万

1980年5月第1版 1981年2月江西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10110·117 定价：0.46元

新译说明

屈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年年岁岁所纪念的爱国诗人。他生于战国时代后半期的楚国，他的政治斗争虽成为历史的悲剧，然而他却赢得了诗国拓荒不朽的成功。

屈原的作品，见于《史记·屈原列传》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及《怀沙》。《汉书·艺文志》诗赋类首揭“《屈原赋》二十五篇”。东汉人王逸的《楚辞章句》本，是以《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为屈原所作，篇数与《汉书·艺文志》相符。但是，王逸以《招魂》篇为宋玉所作，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说法相违背；今从司马迁说，译出。《远游》一篇，据学者们的考证，不是屈原的作品，译者无异议，未译。

现将此译本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共译作品二十五篇：《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招魂》、《卜居》及《渔父》。《渔父》作者为谁，难以断定，即便不是屈原所作，但也不失其为研究屈原的可贵资料，故进行了翻译。

二、每篇均作了简要的解题。

三、每篇原文、译文对照。

四、考虑到译文中有些典故，一般读者不甚了解，译者将其对照的原文，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五、原文中凡有（ ）括号的文字，系讹误或衍文，凡有〔 〕括号的，为订正之文。

六、屈原的作品，汉代以来，或称为“赋”，或称为“骚”，并非诗人自定之名。今径称之为“诗歌”，似更撇脱。

七、为便利读者，特附有关的“表”、“图”及《列传》于后。

译 者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百花洲

目 录

离骚	(1)
九歌	(25)
东皇太一	(26)
东君	(28)
云中君	(31)
湘君	(33)
湘夫人	(37)
大司命	(41)
少司命	(44)
河伯	(46)
山鬼	(48)
国殇	(51)
礼魂	(53)
天问	(54)
九章	(86)
惜诵	(87)
抽思	(93)
思美人	(99)
哀郢	(104)
涉江	(109)

悲回风	(114)
怀沙	(122)
惜往日	(128)
橘颂	(134)
招魂	(137)
卜居	(154)
渔父	(160)

【附录】

屈原诗歌中部分历史人物关系表

战国时代楚国略图

《史记·屈原列传》(164)

离 骚

《离骚》命题的涵义，自汉以来，解释未得统一。司马迁释为“离忧”，班固释为“遭忧”，王逸释为“别愁”，清人戴震则释为“牢骚”。今案，诗篇中有“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句，且通篇浸透了诗人欲离祖邦而又不忍离去的痛苦的爱国情感，从王逸说为是。

《离骚》的写作年代，也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离屈原的时代既远，要找充足的证据实在困难，若从诗篇中寻找内证，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绪，得出近于事实的结论。诗篇中未涉及被放逐之事，只言“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只言“将往观乎四荒”，只言“吾将远逝以自疏”，只是反复地抒写诗人当时对于去就问题的那种迟疑不决的心情，其语气不似出自被放者的口吻。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把此篇定为被怀王怒疏后之作，还是较可信的。

但是，屈原被疏的时间相当久，自怀王十六年至三十年，前后凡十五年。怀王十六年，屈原年龄尚轻，诗篇中既言“老冉冉其将至”，则当作于被疏的后期，而非被疏之初。当时，楚国贵族统治集团十分腐朽，军事外交屡遭失败，亲秦派与抗秦派之间斗争甚烈。而怀王很昏庸，缺乏政治主见。屈原被疏既久，处境恶劣，目睹国事日非，对于一位爱国诗人来讲，愤激之情倾注为长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或根据“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便谓《离骚》当作于顷襄王世被放江南之后，实未免胶柱鼓瑟。诗篇中许多情节皆属虚构，不当视为实事。且屈原被放江南之后，在江夏一带住了多年（见《哀郢》），到济江湘、上沅水时，已是“年既老”，而不是什么“老将至”了。

原 文

译 文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

我是古代高阳大帝的后裔，^①
我的尊严的先父名叫伯庸。
寅年又正逢上开春的寅月，
庚寅的这一天我刚好降生。

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先父，观测我初生的器宇，
于是，赐给我可喜的佳名；
把我的名儿唤为正则，
把我的号儿叫做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我既富有这种内在的美质，
又兼备着十分端庄的容态。
我常把芬芳的江离幽芷披满肩头，
又爱用深秋开放的香兰编成佩带。

汨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啊，我匆匆地象赶不上行程似的，
生怕这无情的岁月不待我而流逝！
清晨，攀折山坡上紫艳艳的玉兰，
黄昏，采摘汀洲里青葱葱的卷葹。

① “高阳”，传说中远古帝王颛顼的称号。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也？
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道夫先路也。

昔三后之纯粹兮，
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
岂维纫夫蕙芷？

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狂兮，
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恐皇舆之败绩。

日月啊，飘忽忽地永不停留！
春秋啊，飞也似地循环替换！
想到草木一年一度的凋零，
恐怕美好的人儿青春衰谢。①

你呀，为什么不趁着壮年除恶弃秽？
你呀，为什么不改变你往常的态度？
倘若你，愿意乘上骏马勇往直前，
那么我，一定奔在前面为你引路！

古代三王的品德都那样纯粹，②
自然群芳众美全在身边聚会。
兼收着芬郁郁的花椒和肉桂，
难道说仅仅编缀蕙芷的环佩？

那唐尧虞舜是多么光明伟大！
遵循正确的路线而平步坦途。
那夏桀商纣是多么迷乱猖狂！
专走投机的捷径而自困脚步。

想到党人们一味苟且偷安，
国家的前途幽暗而又险窄。
难道我个人还惧怕受祸遭灾？
怕的是祖国的大车重蹈覆辙！

① “美人”，喻楚怀王。

② “三后”，三王，禹、汤、文王。

- 怒奔走以先後兮，我积极地奔走于君王的前后，
及前王之踵武。总是望他能追上前王的足印。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而君王全然不明察我的内心，
反信谗而齷怨。偏偏地听信谗言而大发雷霆。
-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我固然知道忠直会招致祸患，
忍而不能舍也！但仍要坚持而不能舍之不顾。
指九天以为正兮，啊！请苍天做我的见证吧，
夫唯灵修之故也！这一切都是为了君王的缘故！
- 初既与余成言兮，想当初，君王与我已有定约，
後悔遁而有他。可后来，竟然翻悔而有他心。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我对于离别，已经满不在乎，
伤灵修之数化！痛惜的却是，君王覆雨翻云！
-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我所培育的香兰有九畹田，
又树蕙之百亩。我所种下的幽蕙有百亩地。
畦留夷与揭车兮，畦垅上栽满了留夷和揭车，
杂杜衡与芳芷。每行中杂植着杜衡和芳芷。
- 冀枝叶之峻茂兮，天天盼着它们的枝叶长得茂盛，
愿俟时乎我将刈。但愿到了成熟的时节我好收割。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即使是凋死风霜，又有何妨？
哀众芳之芜秽！哀只哀众芳变质，化为腐恶！

-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那一派人争赶浪潮贪得无餍，
凭不厌乎求索。永远填不满徇私吞利的欲壑。
羌内恕已以量人兮，总是用自己的心肠估量别人，
各兴心而嫉妒。各自怀藏鬼胎暗相倾轧忌克。
- 忽驰骛以追逐兮，急呼呼地跟着他们奔窜追逐，
非余心之所急。并不是我的系念殷切的急务。
老冉冉其将至兮，衰老，一天天地将要到来，
恐修名之不立！我啊，唯恐美名不能建树！
-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清晨，啜饮木兰滴下的露珠，
夕餐秋菊之落英。黄昏，餐食秋菊飘下的花瓣。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只要我这内心真正的美好纯洁，
要兮，
长顰顙亦何伤？哪怕永是饥饿而面黄又有何患？
- 揽木根以结茝兮，手持香木的根儿系上芳芷，
貫薜荔之落蕊。然后穿起薜荔落下的花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举起菌桂的枝儿绞制蕙索，
索胡绳之纚纚。还把香草胡绳成串地编缀。
- 謇吾法夫前修兮，这种认真学习先哲的做法，
非世俗之所服。我也知道不为世俗所采用。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尽管是不合乎当今人们的心理，
愿依彭咸之遗则！但我仍要继承殷代彭咸的传统！①

① “彭咸”，殷代贤臣，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

长太息以掩涕兮，唉，我长声叹息，我揩拭泪水，
哀民生之多艰！可怜啊，人民的生活多灾多难！
余虽(好)修姱以鞿
羁兮，我尽管是内心美好而外行谨严，①
謇朝谇而夕替。万没料到清晨进谏而晚遭废谴。

既替余以蕙纕兮，已经利用系了蕙带将我废弃，
又申之以揽茝。还要藉口采了芳芷给我加罪。
亦余心之所善兮，只要是我的内心赞许的行为，
虽九死其犹未悔。尽管会身遭九死也永不后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怨只怨君王实在是糊涂荒唐，
终不察夫民心。竟然不观察民意人心的向背。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那辈女流妒忌我美丽的双眉，
谣诼谓余以善淫。到处造谣诬蔑说我很不正派。

固时俗之工巧兮，世人们本来善于投机取巧，
偭规矩而改错；背弃规与矩而要另自施设；
背绳墨以追曲兮，违反绳和墨却去追随邪曲，
竞周容以为度。争着把苟合取容作为准则。

忳鬱邑余侘傺兮，心头鬱鬱闷闷，我万分地惆怅，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我偏偏地受困于这样一个时代！
宁溘死以流亡兮，宁可蓦地死去而魂丧魄亡，
余不忍为此态也！我也不忍心作出那种丑态！

① (好)，衍文，据清人臧庸《拜经日记》订正。

鸷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然周兮？
夫孰异道而相安？

勇猛的鸟儿，绝不随群，
从前代以来，本是如此。
哪有方和圆能够相合无差？
哪有不同道能够相安无事？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委屈着内心，压抑着意志，
我忍受着一切的罪咎和辱谤。
清白地行事，正直地死去，
这本是前代的圣人之所崇尚。

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
及行迷之未远。

悔恨我没把路线认识清楚，
呆呆地站一会儿我将归返。
回转我的车头重上原路，
趁着行入迷途还不很远。

步余马於兰皋兮，
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服。

放我的马儿在兰泽中漫步吃草，
我且跑上突起的山冈就地憩息。
进取嘛，定然不被容纳而反讨没趣，
回身吧！把我当初的服饰重加整理。

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采来一片片荷叶，裁作上衣，
摘来一朵朵莲花，缝成下裳。
人们不了解我，也就算了，
只要我的内心，真正芬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
唯昭质其犹未亏。

我的冠儿啊，使它高得耸峭，
我的佩带啊，让它长得飘扬。
世间芳香和腐臭混杂不分，
但我明净的素质仍未损伤。

忽反顾以游目兮，
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
芳菲菲其弥章。

忽地回过头来放眼流望，
将去看看那辽远的四方。
佩带缤纷，呈现许多文彩，
芳气拂拂，显得愈来愈香。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人们的一生，各有各自的乐趣，
而我，却养成了爱修洁的习惯。
即使是身遭肢解我也不变，
难道说我这颗心可以凌犯？

女媭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鲧婞直以亡
身兮，
终然夭乎羽之野。”

女媭啊，眷恋多情的女媭！①
委婉地规劝我责骂我——
说道：“鲧太刚直，任性忘身，②
终被流放羽山，幽死荒漠。

①“女媭”，或谓屈原姊，或谓媭乃贱妾之称，二说可并存。

②“鲧”，音滚，尧之臣，夏禹之父。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纷独有此姱（节）
〔饰〕？”

“您为什么过分耿直又爱修洁，
您独个儿具有这些繁饰异彩？①
人们都把恶卉毒草挂满厅室，
您偏偏地远而避之不肯佩带！”

“众不可户说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
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须知众人无法挨户地进行解释，
哪个又能洞察我们的内心情感？
整个社会争先恐后地联朋结党，
您为什么孤孤单单地不听我言？”

依前圣以节中兮，
喟凭心而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华而陈辞——

学习前代的圣人，努力地克制自己，
唉！凭着这颗心，竟落到如此地步。
渡过沅水和湘江，到南方去吧！
奔向舜帝的身边，好好地陈诉——

“启九辩与九歌兮，
夏康娱以自纵；

“夏启从天堂窃取了九辩与九歌，②
回到宫中纵欲无度地寻欢作乐；

① “姱(节)〔饰〕”，朱骏声曰：“节当作饰，方合古韵。”
今据以订正。

② “启”，夏禹之子，继禹为君。“九辩”、“九歌”，皆天帝乐名。